



捐笑

□ 汪以琛

我站在衣柜前叹气，又是新的一年，又有好多衣服不能穿了。“你把它们都捐了吧。”妈妈走进来，看着衣柜中的衣服，指着楼下那个有许多人的地方，“那里正好有一个为山区小朋友捐衣服的活动，你收拾好了放在那里就行。”对呀！我高兴极了，当即就开始动手收拾起来。这件太小了，这件颜色太花了，不适合我，捐掉捐掉……过了一会儿，五颜六色的衣服整整齐齐地装满了袋子。我拎起它，向楼下走去。

一位年轻女人拎着一大包衣服走在我的前面，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踩着妈妈的影子，屁颠屁颠地跟在妈妈身后，像个洋娃娃一样可爱。一位中年妇女坐在一张桌子前，笑眯眯的晒太阳。

今天来捐衣服的人真多，地上摆着大小不一的袋子，各个袋子装着不同的衣服。女人将袋子整齐地摆好，一旁的中年妇女与她唠起了家常。我把袋子放好，看到那个弯腰看花蝴蝶的小女孩，大约四五岁的样子，有一双清澈透亮的眼睛，浓密的睫毛像一排排小刷子，正聚精会神地看着粉红的蝴蝶。

“洋洋，来。”中年妇女笑眯眯地向小女孩招招手，小女孩乖乖地跑过去，羊角辫翘啊翘，倚在妈妈怀里。

中年妇女摸了摸女孩的头，笑眯眯地问道：“大家都捐了东西，洋洋捐了什么呀？”

两只大大的眼睛眨巴眨巴，无措地望望四周的人群，大家都和蔼地看着她。她的眼睛里开始闪起了泪花，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睛，她低下了头。周围的气氛开始凝固了起来，中年妇女也有些手足无措。那年轻的妈妈却不慌，慢慢地蹲了下来，与女孩对视。

“来，洋洋，给阿姨捐个微笑。”那颗理得深深的脑袋抬了起来，亮晶晶的泪还挂在脸上，却有一个纯真的微笑。像是无比璀璨的流星划破了天空，像是小小的太阳一样耀眼。我站在一旁，感觉这个笑流入我的心底，带走了一直困扰在心头的烦躁、不安。风在吹，却很暖。

“洋洋真棒！”女人捏着女孩的小脸，笑眯眯的。周围的气氛开始升温，大人的脸都染上了笑意，女孩更开心了，咧着嘴，像个小太阳似的，笑得没完。

过了一会儿，女人拉着她走了，可她却依旧看着这里，微笑着，带着天真与稚嫩。我数了数，她一共捐了七个微笑。

金黄一点一点铺满天空，一袋袋衣物也被运走。不知道哪个幸运儿会收到这个笑，他也许会带着这个笑去追蝴蝶，捉迷藏，在大山里奔跑。但我知道，这笑无处不在，因为，爱无处不在。

光

□ 田可馨

清晨，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悄悄钻进了室内，它调皮地照着桌上的相片，温暖的光辉中，几位少年灿烂地笑着。

六年级时，我曾去过一次福利院。那里地方不大，但足够容纳十几个无依无靠的少年。他们或是跟我年纪相仿，或是比我更年少无知，看到我的到来，都很胆怯地低着头，缩着身子。我是个胆怯愚钝的人，可我知道，这第一步必须由我迈出。

我试探性地挪动脚步慢慢靠近，却清楚地看到了她们后退的步伐，我叹了一口气，刚到嘴边的话被一阵清脆的上课铃声打断了，一直站在一旁福利院教师带着歉意地看了我一眼，我摆了摆手，表示并不在意。

我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教室里一个个稚嫩的脸庞全神贯注地盯着老师，坐姿端正，发言响亮，不免让我产生了一丝羞愧。下课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不知不觉，我竟跟着听了一节课。回过神来，小腿泛着一丝酸痛。教室里的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向了小操场。我悄悄走进教室，轻轻地每个桌子上放了一颗糖果。果然，孩子们回到教室看到糖果，全都又惊又喜。他们看到了在门边探头探脑的我，一个小女孩走了过来，拉了拉我的衣角，“姐姐，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吗？”我一时有些惊讶，随后欣喜地知道自己成功了。我故作冷静地开口：“好啊。”之后的进展很顺利，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微笑着与我成为朋友，除了一个小男孩。我早就注意到了他，这个孩子下课时总一个人躺在操场的沙坑里，抬手抓着什么。

我被几个孩子簇拥着来到了操场上，他们都咧着嘴角，眉眼弯弯，乍一看，与普通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我转过身又看到了那个男孩，我轻轻走了过去，坐在他的身边，他又对着天空伸出了手。“你在干什么啊？”我柔声问道。他吓了一跳，转过头看着我，认真地说：“我在抓阳光。”我不免有些疑惑：“阳光又不是实物，怎么抓呢？”他拍拍一旁的沙子，示意我躺下来，我虽有些不解，但仍然照做了。阳光刺眼的让我忍不住抬手遮挡。“姐姐，阳光是不是被抓住了？”我点了点头，突然明白了什么，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这是属于我们俩的秘密哦！”

我怜爱地抚摸着桌上的相片，随后伸手轻轻地抓住了那缕阳光。

一年想做多少事？

□ 王太生

火相聚，其间有热水、热饭、热汤，让人在旅途上遇见了，心情愉快。临别时，还有一种依依不舍。

在微信上，我对好友鲁小胖说，在山间石缝，看到一眼泉，那些清澈的水，经过砂石的过滤，在汨汨涌流，真清啊！鲁小胖回我一个卖萌的表情说，你可以灌一壶，带回来泡茶呀！

一个中年人，我还孩子气地去了动物园。我看见一只红脸老猴，长得像喝过酒的气质和脾性。几年前，有个美女编辑曾打电话给我，说我的书稿通过了出版社选题，我高兴得一塌糊涂。现在图书出版业不景气，出版社慎之又慎，弄出本书不容易，我还没有从兴奋中缓过神来，转瞬就成了泡影。

我有时在想，文字的奇妙，就在于可以跟远方的人沟通，远方有一个读懂你的人，这就够了。

书中的城池，晚霞在它的上空缓缓组合成美丽吉祥图案。一群鸟，从落日浑圆的剪影里穿过，天幕正徐徐落下。

面世的书，油墨飘香。有一部分堆积于我的书房，就像人收获了稻谷，存在粮仓。

想到这本书的归宿，会有几个人购买，并开启它在时空中的旅行。这本书，星夜上路，天空有流云，如骆驼，若一人牵着，迈着大步在走路。我用手机跟踪这本书的“行踪”，从我所在的城市出发，半夜到省城，后来它又从省城出发，去了另一个省城，又从省城到市里，再从市到县城。

我想去旅行，访山里古村。过程中，尤爱停车坐在路边小饭馆里。这样的疏离小馆，或于荒烟蔓草的长路道旁，或于离公路不远的路口，或于旷野孤烟深处，因了烟

火相聚，其间有热水、热饭、热汤，让人在旅途上遇见了，心情愉快。临别时，还有一种依依不舍。

鼻子不如从前灵光，嗅觉没有年轻时那么敏感。从前喜欢嗅花香、酒香、菜香、饭香，甚至马路上女人走过而留下的香味，现在只喜欢嗅一口空气清新。比如，春天槐花的清香，油菜花的清香。人到中年以后，渐渐丢失激情，总觉得腿力和脚力在衰老，它们位于我身体的某个部位，10年前我想去的一些地方，现在变得不再向往。那时候，我想约几个朋友结伴远游，现在愿望也没有从前那么强烈。

下巴颏铁青的胡须中，有了隐约的花白。每天中午像个花匠，拿着修剪机，咔嚓咔嚓

啦，胡乱地将草坪打理一通。但欣慰的是，到了第二天，胡须又密密麻麻地生长出来。我的胡须，生长周期是24小时。

做了多少事，就加了多少微信群。等到再邀请其他朋友时，才发觉微信原来是一棵树，他们像一只只鹭鸟，都早已密密麻麻地蹲在枝上。我把卖茵糕的刘大爷、做油饼的李二婶、烤臭豆腐的常二，都搬上去，好让这些小小人物风光风光，他们做的是小本生意，没钱投广告。微信发出的当天，刘大爷卖了30笼茵糕。

深秋，我陪父亲去了一趟老家。严格地说，那个我只去过两次的地方，是我的祖籍地。在老家，父亲找不到从前的痕迹，从前的伙伴也找不到了。在他外甥家，父亲吃着用老玉米烙的饼子，对外甥说，他就喜欢吃这个。离开老家几十年，老地名还熟悉，父亲问一个站在路边摊晒玉米的老乡，王庄怎么走？那个老乡手一指：就在前面。86岁的父亲在老家没有遇到几个熟人和故交，他对外甥说，不会再来了。

冬天，我还要和友人一道再去水乡，看看荷田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曾经来过，属于故地重游。友人如顽猴，爬到一棵高树上，拍下十万亩荷藕田。本来，一二亩残荷，并无新奇，一旦与“十万”挂钩，就是一种气势。残荷，有秋冬的肃杀之美。一大片残荷，见证了一个季节的繁荣，一大片青青绿马，辘辘有声，从时间旷野上轰然走过。十万亩残荷，是一眼望不到边，衰败的荷。它不仅是数量词，大小和面积，也是一种概略和意境，让人想起昨天的一大片野绿，绿得铺天盖地。

一年想做多少事？出一本书，去几个心仪已久的地方，做七八件细微、浪费时间，却让人走神的琐碎事。



童年味道

周文静 摄

童年的炒米花儿

□ 彭杨

小时候过年，少不了炒米花儿。它不仅是大人小孩难得的零食，也是春节里走亲访友待客的美食。

汪曾祺在散文里说，小时读《板桥家书》，有“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吃法和我们这里一样，无论是亲戚朋友们来我家，还是我去亲戚朋友家，都要泡一碗糖水炒米。

我的外婆很爱吃炒米。经常泡一茶缸糖水炒米，然后慢慢地喝上一整天。炒米本是脆脆的，泡了水之后就变得柔软，吃到嘴里是绵软糯糯的感觉。看着一大碗，其实除了上面一层浮着的炒米之外，下面的都是水，就像喝饮料似的。

记得小时候，我们很期盼炒米花儿的到来，这不仅意味着有好吃的米花，还有好玩的事情。

一般都是冬天，尤其是腊月的时候，有专门炒米花的人背着罐子炉子这些家伙伙，来到我们这里走街串巷地吆喝，然后找一家临街有大院子的人家，住在他家炒米花儿。

整个村里的人都带着玉米、大米和柴火，到这家的院子里去炒米花儿。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所以几乎村里家家户户都要炒。

被炒米花儿选中的院子，真是人声鼎沸，我们小孩子都很羡慕。一家一家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排着队，先把东西放到炒米花人家的院子里，自己有事的时候就先去忙事情，没事儿的就可以坐在那里聊天。

炒米花儿需要大火，院子里烤火是再舒服不过的。一边看炒米花儿，一边聊天，听着吆喝声，到自家的时候赶紧把东西送过去。

炒米花的罐子经年受着柴火的熏烤，全身都是黑漆漆的，人摇着手让它不停地旋转，均匀受热。快要好的时候，就把罐子把手提起来，将罐子几乎整个放在一个长长大大的布袋子里，布袋子开口处是用竹箩筐拼接而成，只让手露在外面。然后抬起单脚将箩筐和罐子踩稳，罐口打开的刹那，“砰”的一声巨响，罐子仿佛爆炸起来。布袋子里白雾四起，满院都是米花的香味。

炒米花非常神奇，尤其是爆炸的那一刻，就像地雷一样，震耳欲聋，威力无穷，很

难想象一粒粒金黄的玉米或者洁白的大米，是怎么炸成一朵朵盛开的花儿。

晚上，炒米花儿的院子格外热闹，大人小孩们都围在院子里面一边烤火，一边聊天，一边等米花炒成。火光映着人们通红的脸，大家高谈阔论什么都讲。有时候讲鬼故事，有时候讲聊斋志异，有的时候讲一些民间的志怪传奇，十里八村的奇人异事。

我们小孩子听着可入迷了，好像有另外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展开。讲到紧张处，突然一声惊雷般的爆炸声响起，更是让我们吓得像一只只受惊的兔子般一蹦三尺高，放声尖叫。大人们被我们滑稽狼狈的模样逗得哈哈大笑，整个空气中弥漫着快乐的氛围。

炒米花的人一般在村子里面歇一夜或者两夜后，就赶去下一个村子继续炒。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零食多了起来，炒米花的人也不见了踪影。但我依然记得小时候盼着炒米花的心情，还有那些炒米花的夜晚。那时的天空很黑，星星很亮，篝火很红，我们很开心，很满足。

天寒人心暖

□ 岳慧杰

多么熟悉的画面啊！曾几何时，我也是这样走下汽车，回家过年的。

有一段时间，我也曾一年的时间都在外地打工，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回到家里。当我从外地踏上开往家乡的客车，在车子上听到熟悉的乡音时，我激动的心情真的是溢于言表。当汽车将要驶到村口，即将到达目的地时，我站起来大喊：“师傅，前面路口停一下。”当我走下汽车，看到早已等候在路边，近一年来未见的父母时，一路的疲劳都抛在了脑后。

冬天是一个挺特别的季节：外面的天气是冷的，手脚是冰凉的，但是期盼过年的那份心情是热切的，亲友见面的心绪是热烈的，就是旁边吐着长舌的小火炉也是呼呼喘着热气，一切又都是温暖的。小时候期盼过年，无

乎可以有好吃的好玩的，有压岁钱。而今，我们也依然期盼过年，期盼过去年老朋友的相见，期盼过家人在一起的聊天，期待过年“厉兵秣马”，憧憬新的一年。

如果说这个世上还有一个永远都待不腻的地方，那个地方一定叫做“家”。过年回家，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简单也最奢侈的愿望，过年回家，无论相隔千山万水，无论经历千难万阻，都无法阻挡外出游子回家过年的殷切期望。疫情期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人都选择了响应所在地政府的号召，就地过年。虽然说现在通讯技术发达，电视视频都很方便，但是有可能，大家还是希望回家过年，过年回家。

“每一个冬天的句号，都是春暖花开。”2023，惟愿疫情的阴霾早日散去，大地回春，山河无恙。

大白

□ 赵才才

抗疫三年
最辛苦的
是医护人员
最勇敢的
是医护人员
贡献最大的
也是医护人员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他们肩负大义
出生入死
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们
大白，大白
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农历癸卯年是兔年
大白兔
也是大白
身穿白褂
红眼睛多像医护人员熬红的眼睛
白，是纯洁，纯粹，一尘不染
白，是圣洁的象征
他们是白衣天使的形象大使
是千家万户的守护神
他们的图腾
与红红火火的春联一起
贴在门上
贴在灯笼上
给2023
带来安康
带来和平

父亲卖烘笼

□ 刘英

童年时的冬天，我记得父亲会编一些烘笼，拿到集市上去卖来贴补家用。

八岁那年的冬天，特别的寒冷，到处一片萧条，而我家当时的状况也是如此。母亲养的猪，眼看着养肥了，年底可以卖了，却得了瘟疫死了。就连母亲养的兔子和鸡，也在一夜之间，被偷了个精光。

快到年底了，家里连祭祖的纸钱都买不起。父亲每天早早起床，到屋后去砍竹子。然后，用弯刀劈开竹子，再把劈开的竹子均匀地劈成细条。

为了让竹子在编烘笼时，更加有韧性，不会折断。父亲会点燃一点松针，把竹条放在火上烤一会儿。

一切准备好时，父亲开始编烘笼。父亲的双手非常灵活，所以竹条在父亲的手里可听话了，它们跟着父亲的双手，在寒冷的空气里翻飞。

编好一个烘笼，需要许多的工序。所以，等父亲编好那些烘笼后。他的手上便落满伤疤，那都是让锋利的竹条划伤的。

而父亲完全顾不了这些，为了把烘笼卖个好价钱，凌晨四点父亲便起床挑着编好的烘笼出门，去二十里外的集市卖。那天早上，我嚷着非得跟父亲一起去赶集。因为，邻居的小伙伴说集上有家豆腐脑可好吃了。

父亲出门时，看我已经穿好衣服，还拿着用来照明的火把，默许我一路跟了去。一路上，我不是被突然蹿出的一条狗吓着，就是被坑坑洼洼的山路给绊倒。走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到了集市。

在路边，父亲整齐地摆好那十只烘笼。然后，我和父亲站在寒风中，对所有经过我们面前的人，都投以期待的眼神，希望他们能买走一个。

到下午两点的时候，还剩一个烘笼没有卖掉。父亲见我冷又饿，浑身发抖，还一直在打喷嚏。于是，父亲拿着剩下的那个烘笼，带我走进了一家卖豆腐脑的馆子。父亲很爽快地地点了一碗豆腐脑，让我赶紧趁热吃，而他则坐在门口，摆出那只烘笼，希望能卖掉。

那天，我和父亲从凌晨四点出门，到下午两点，啥都没有吃。我知道，父亲跟我一样的饿。于是，我把那碗豆腐脑端到父亲面前，说这豆腐脑太多了吃不完。拿来一个空碗，分给了父亲一半。而在我吃完碗里的豆腐脑后，我又用勺子在碗里仔仔细细到了至少五次。最后，我还把勺子认真地舔了又舔。

父亲拿出卖烘笼的那十块钱，小心翼翼地递给老板。可是，老板看了看那钱，抬头看着父亲，让父亲能不能换一张。父亲说，今天卖了九个烘笼，一共才卖了九块钱。买走第九个烘笼的那个人，给了父亲十块钱，连同父亲身上之前的那一块钱，凑齐九块钱给了对方。父亲再三强调，说身上只有这十块钱了。还说，走了几十里路，编了好多天的烘笼，才卖了这九块钱。

那老板见父亲老实巴交的样子，再看他馆子门口父亲摆好的那个烘笼。老板转身进了厨房，把父亲给他的那十块钱撕烂，并扔进了煮豆腐脑的灶里烧了。我听到老板自言自语，这用假钱的，真没良心。老板开始在他收钱的木盒子里数钱。过了许久，老板递给父亲九块八毛钱，还买走了门口的那个烘笼。

回家的路上，我本想告诉父亲我所看到的一切。可是，我知道，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会把那钱全都还给了老板。可是，年初开学，我的学费就没着了落。于是，我没有给父亲谈起这事。

只是，后来每次去赶集，都会去那家店里吃一碗豆腐脑。